

60个瞬间

1949—2009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辛向阳
倪健中
定都北京

符浩
林彪之死

萧乾
万里赶羊

王立新
十八颗鲜红的手榴弹

艾青
决口

梅志
四树斋

史铁生
「文革」记愧

罗以民
黑龙江「88」

庄则栋
「乒乓外交」

鲁光
敲开世界冠军的大门

苗炜
超越这一天

丰子恺
新年随笔

溥仪
从皇帝到公民

章含之
章士钊上书

敬一丹
我管布票

毕淑敏
芒果女人

张潮
一个代表的产生

马超卿

60个瞬间

1949 — 2009

sixty stories

生活 · 讀書 · 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60个瞬间 / 三联书店编.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9. 9

ISBN 978-7-108-03261-4

I. 6… II. 三…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6979 号

责任编辑 张 荷 王 竞

封扉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 / 16 印张 23.75

字 数 275 千字

印 数 0,001 — 8,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目 录

国家故事

- 定都北京 / 辛向阳 倪健中 3
- 临危受命 / 达万 8
- 两声震彻长空의枪响 / 浮白 13
- 怀仁堂授勋侧记 / 吴之凡 19
- 毛泽东两次接见李宗仁 / 高建中 21
- 林彪之死 / 符浩 30
- 重返联合国 / 吴妙发 39
- 特别审判 / 图们 肖思科 44
- 邓小平智胜“铁娘子” / 萧诗美 53

东方神话

- 万里赶羊 / 萧乾 63
- 鱼的神话 / 徐迟 76
- 大漠深处的蘑菇云 / 刘泰 83

“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纪实 / 李鸣生 89

十八颗鲜红的手指印 / 王立新 98

蛇口招商记 / 鞠天相 101

中国“863 计划”诞生记 / 马晓丽 112

十年磨一“键” / 刘韧 张永捷 118

文化渴求

江山如此多娇 / 李冲 125

到巴金花园去 / 矫健 132

发现“地下王国” / 毛铮 142

“我还是第一任主编呢!” / 周明 147

1977 年的洛阳纸贵 / 钟岩 149

《辞海》的故事 / 方舟 152

“感谢观众的宽容” / 梁秉堃 156

相约在书店 / 范用 159

生活断章

一个代表的产生 / 张潮 马超卿 165

四树斋 / 梅志 171

第二次考试 / 何为 174

决口 / 艾青 178

新年随笔 / 丰子恺 182

“花布小鞋”上北京 / 周瘦鹃 185

清泉流向千万家 / 姜德明 191

- 黑龙江 1969 / 罗以民 197
- 我管布票 / 敬一丹 203
- “文革”记愧 / 史铁生 206
- 一壶北京水 / 马继红 212
- 老赶不上趟 / 胡絮青 215
- 我找妈妈,你是妈妈吗 / 刘晓明 219
- 网上风景无限 / 于卓 224
- 漫长的告别 / 唐汀 229

梦想之上

- 容国团夺冠 / 华新文 237
- 英雄登上地球之巅 / 郭超人 240
- “乒乓外交” / 庄则栋 243
- 敲开世界冠军的大门 / 鲁光 250
- 我在南极的 220 个日日夜夜 / 秦大河 256
- 云豹救我们脱熊掌 / 陈传国 267
- 铿锵玫瑰 / 杨明 薛剑英 272
- 超越这一天 / 苗炜 277

人物素描

- 从皇帝到公民 / 溥仪 285
- 钱学森归国 / 冯·卡门 300
- 访“葡萄常” / 邓拓 306
- 大庆王铁人 / 西虹 311

在建筑工地上 / 陈广生 崔家骏	318
章士钊上书 / 章含之	322
戴大口罩的姑娘 / 朱佛恬	329
天地有正气 / 戴煌	339
他移动了群山 / 顾迈男	346
敦煌的女儿 / 吴晓民	355
核弹元勋的“三子” / 李春 王进昌	363
芒果女人 / 毕淑敏	366

编后记	373
-----	-----

国家故事

1949年，共和国成立。之前的定都抉择，之后的抗美援朝，都是巩固新中国的努力。最初的三十年，有豪气冲天，也有锥心之痛。蹒跚后的反思，让共和国前进的脚步渐行渐稳……

定都北京

辛向阳 倪健中

随着解放战争胜利进程的加快,定都何处,成了中共领导人心中的一件大事。

北京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所起的先导作用,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考虑定都的现实背景。1919年在天安门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掀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第一页。这场革命取得了胜利,人民和人民领袖自然忘不了革命的发祥地。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进北平城,由涿县乘火车到北平清华园。火车经过北平城墙时,毛泽东看了看窗外萧条的景象,对身边的同志说:“你们来过北平吗?我来过,整整三十年了!那时,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到处奔波,在路上连裤子都被人偷走了,吃了不少苦,现在三十一年后还旧国,真是‘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翻天覆地,翻天覆地哟!”是的,正是北京的革命传统带来了历史的天翻地覆。这里出现过戊戌变法,在黑漆漆的封建旧制度的天空中划过一道亮光。这里发生过反帝反封建的滦州起义,发生过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产生于此,创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土壤也存在于此。在北京定都,是革命发展的合理结果。

当然,定都北京最重要的原因是政治上的考虑。蒋介石反人民

的政权定都南京，毛泽东把人民的政权定都北京，这种针锋相对既反映出毛泽东的个性，更反映出两种不同政权的根本对立。毛泽东明确地讲过：“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从政治上考虑定都北平，毛泽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村召开了“九月会议”，这是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进程，提出了大约用五年左右的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日程表。对彻底推翻国民党政府后，中共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权，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明确阐述：“我们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政权不仅仅是工农，还包括小资产阶级，包括民主党派，包括从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政权制度采用民主集中制，即人民代表会议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也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解放军叫人民解放军，以示与蒋介石政权的根本对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不同于蒋介石独裁专制的国家政权，所以，在国都选择上不能将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作为新的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当时负责一兵团在山西作战的徐向前进行过谈话，谈话中透露出毛泽东和平解放北平与定都北平的心愿。

毛泽东对徐向前讲：“如果阎锡山同意和平解放太原，那么，请他把军队开到汾孝一带，我们的部队开进太原，麻烦就少了。”

徐向前答道：“恐怕不太容易。我们曾采取多种方式争取和平解放太原，还动员阎锡山的老师带了以我的名义写给他的信，进太原找老阎。结果他不但不听劝，反而不顾师生情谊，把那位年近八

旬的老秀才给杀了,可见他顽固得很。”

毛泽东听后缓缓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说:“看来太原不打是不行了,最好北平不要打。”“北平不要打”,目的是完整保存北平,以做未来人民共和国的国都。

为了实现北平和平解放,毛泽东指示要动员一切力量,积极做好北平守军长官傅作义将军及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在中共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傅作义于1949年1月30日宣布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和平解放,古老的北平得以完整保存。北平所有名胜古迹,都受到了保护,没有遭到任何损失,城市里的生产和生活一切正常。这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定都北平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式决定定都北平是在1949年3月5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从乡村移到城市,要进行广泛的城市经济建设。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提出定都北平。他讲:“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

在北平成立中央政府是当时许多民主人士共同的想法。新中国第一任北京市市长叶剑英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向毛泽东汇报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形。说到北平和平解放后,很多民主人士来信来电给我们,表示他们坚决拥护共产党,要与共产党更好地合作,并希望共产党在北平成立全国性政府。

毛泽东听后,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说,看来这些民主人士还不知道我们已经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把北平定为首都了,慢慢他们就会知道的。但是要最后决定还得开政协会。

定都北平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从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格局出发做出的一个必要的选择。

1949年年初,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抵达西柏坡的当日,就与夫人朱仲丽一起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拿起一支烟递给王

稼祥，自己也点了一支，然后问：“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何处？历朝皇帝把京城不是定在西安就是开封，还有石头城南京或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最为合适呢？”王稼祥作了片刻的思考，然后回答说：“能否定在北平？”毛泽东要他谈一下理由。王稼祥分析说：“北平，我认为，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国界长但无战争之忧。而南京虽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离港、澳、台近些，西安又似乎偏西了一点。所以，我认为北平是最合适的地方。”“有道理有道理”，毛泽东一边笑着，一边不住地点头。王稼祥的看法与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的看法是完全相同的。这种一致正是建立在当时国际政治格局和国家安全战略上的。

在那时，按照薄一波同志的说法就是：“我们党要取得革命胜利，主要靠自力更生，也离不开国际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定都北平正好可以更为方便、直接地得到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实际上，“一边倒”的外交格局和接受苏联的帮助，是中国共产党建国前后的一个基本方针。这一方针直接影响到了我党对定都的选择，而且在定都上，我党也与苏联领导人交换过意见。

在1948年9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会后，9月28日，毛泽东关于九月会议向斯大林的通报中提到，有许多问题要向斯大林和联共中央通报，准备11月底赴莫斯科。10月16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召开政协，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待我11月到你那商定。”12月30日，毛泽东又电告斯大林：正召集高岗、饶漱石、薄一波、陈毅、罗荣桓、林伯渠诸同志来中央所在地开会，讨论1949年整个战略方针问题和准备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这个会开完即去莫斯科，然后回来召开二中全会。后因交通不便，接着毛泽东又要指挥淮海、平津战役而未能成行。斯大林委派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于1949年1月31日飞抵西柏坡,听取党中央的意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任弼时同志,就战略方针、军事部署、和平谈判及其发展前途、政治协商会议、联合政府及其纲领、建都问题、经济政策及建设计划、外交根本政策及目前策略,以及中苏关系、两党关系等问题,同米高扬交换了意见。显然,在建都北平问题上,苏联是同意中共意见的。因而,在随后不久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共正式决定定都北平。

当然,把新中国的首都定于北平,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共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便是如何把一个封建的帝都变为一个人民的国都。这是一次严峻的考试。

毛泽东和中共的领导人都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在进行迁往北平的准备工作时,毛泽东不断地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敲起警钟。他对工作人员讲:“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一到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

这一天吃过早饭后,毛泽东正要迈步走出门口,周恩来迎了上来,问:“主席,休息好了吗?”

毛泽东讲:“休息好了,我只要睡四五个小时,就有精神了。”

周恩来说:“多休息一会儿好,长时间坐车也很累。”

毛泽东讲:“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很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自信地讲:“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选自《首都中国:迁都与中国历史大动脉的流向》,辛向阳、倪健中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临危受命

达 万

1950年10月1日,国庆节。正当“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欢庆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时候,毛泽东主席收到了朝鲜金日成首相和朴宪永外相的电报。

这是一封关于朝鲜战局的告急电报。电报中说,战争以来,敌人利用约千架各种飞机,不分昼夜地轰炸我们的前方与后方,我们兵力和物资方面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9月中旬美军在仁川登陆后,对我们已造成了很不利的情况,敌人登陆部队与南线部队已经连接在一起,切断了我们的南北部队,如果敌人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则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机的。

电报明确提出:

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及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朝鲜已处在存亡危急之中,毛泽东主席极为关注。

10月4日中午,中央派飞机去西安,接彭德怀同志急回北京。

当天下午4时左右,彭总到了中南海。此时,中央正在开会,研究出兵援助朝鲜的问题。当彭总踏进颐年堂会议室时,正在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毛泽东主席迎了上去,笑着说:“彭德怀同志,你来得正好哇!恐怕催你催得急了点,可是这有什么办法?这是美帝国主义‘请’你来的呀!”又说:“我们的恩来同志早就警告过这位杜鲁门先生,说你不要过三八线,你要过了这条线,我们就不能置之不理。可是人家硬是过来了。我们可怎么办呢?究竟是出兵参战,还是听之任之?请你彭老总也准备发表个意见。”

会后,毛主席又单独对彭总说:“德怀同志,我这个决心可不容易下哟!一声令下,三军出动,那就关系到数十万人的生命。打得好没有可说的。打不好,危及国内政局,甚至丢了江山,那我毛泽东对历史、对人民都没法交待哟!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家的担心都是有道理的。不过金日成危急了,我们要不管,那社会主义阵营还不是一句空话!”

彭总极其关注地听着毛主席的每一句话。当晚在下榻的北京饭店里,怎么也睡不着,想着美国占领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上海、华东。它要发动侵华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取决于它的肠胃,向它让步是不行的。它既要来侵略,我们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见过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为本国建设前途着想,应当出兵;为了鼓励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帝、反侵略的民主革命,也要出兵;为了扩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更要出兵。

“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彭总把毛主席的这句话,反反复复叨念了几十遍,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指示。

第二天下午,彭总在会上发言:“出国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果美军摆在鸭绿江边和台湾,它要发

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

10月8日,中央正式决定彭德怀同志去朝鲜。彭总二话没说,立即乘飞机去沈阳。

当天下午,彭总在沈阳紧急召集十三兵团及东北军区负责人邓华、韩先楚、洪学智、解方、杜平及李富春、贺晋年、张秀山等,商定于次日召开参战部队军以上高级干部会议,部署出国前的准备工作。

10月9日,辽宁宾馆会议厅,宽敞明亮。二十多位军以上干部陆续到达。他们之中,有的过去长期并肩战斗在一起,情谊很深;有的还是长征后久别重逢,感到格外亲热;有的虽是初次见面,但为了一个共同目标来到一起,同样像老朋友一样,话匣子就关不住了。

“怕个熊,美国鬼子又不是三头六臂,我们把纸老虎当真老虎打就是了,打他个人仰马翻,给世界人民看一看!”吴信泉的声调很高。

“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迟早要吃亏的呀!”邱创成那平江话尾子特别浓。

.....

不过,在这火烧眉毛的时刻,谈论的中心还是猜测“到底谁是司令员”?

他们把中国当代有名的军事家——排队,逐个估量,大都认为,林彪挂帅的可能性大。因为志愿军战略后方基地是东北,林彪在这里待的时间长,情况熟悉;准备入朝的部队,又大都是四野的主力——十三兵团的东北炮兵师,林彪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但是,他们谁都不知道,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提出的观点是“不要出国作战”。其理由是:我军装备落后,大都是缴获日本的三八大盖。美军一个军有各种火炮一千五百门,我们一个军还不到三百门,坦克更少。如果没有三倍、四倍于美军的炮兵和装甲兵,是顶不住的。一旦顶不住,美军打过鸭绿江,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